

白雨齋詞話

一
函
四
冊



白雨齋詞話卷第四

丹徒陳廷焯亦峰箸

厲樊榭詞幽香冷豔如萬花谷中雜以芳蘭在

國朝詞人中可謂超然獨絕者矣論者謂其沐浴

於白石梅溪

徐紫珊語

此亦皮相之見大抵其年錫鬯

太鴻三人負其才力皆欲於宋賢外別開天地而

不知宋賢範圍必不可越陳朱固非正聲樊榭亦

屬別調

樊榭詞拔幟於陳朱之外竊曲幽深自是高境然其幽深處在貌而不在骨絕非從楚騷來故色澤

甚饒而沈厚之味終不足也。

樊榭措詞最雅。學者循是以求深厚。則去姜史不遠矣。

樊榭國香慢素蘭云。月中何限。怨念王孫。草綠孤負。

空。香冰絲初。弄清夜。應訴悲涼。玉斲相思一點。算

除是連理。唐昌間堦。澹成夢白鳳。梳翎寫影。雲窗

聲調清越。是其本色。亦是其所長。

樊榭百字令七月夜過七里灘云。萬籟生山。一星在水。鶴夢

疑重。續拏音遙去。西巖漁父初宿。無一字不清俊。

下。云林淨藏煙。峰危限月。帆影搖空。綠隨風飄蕩。

白雲還臥深谷。鍊字鍊句。歸於純雅。此境亦未易到也。

余最愛樊榭謁金門

七月既望湖上雨後作

云。凭畫檻。雨洗。

秋濃人淡。隔水殘霞明冉冉。小山三四點。艇子幾時同汎。待折荷花臨鑑。日日綠盤疎粉。豔西風無處減。中有怨情意味便厚。否則無病呻吟。亦可不必。

樊榭玉漏遲

永康病中夜雨感懷

云。病與秋爭。葉葉碧梧聲。

顫濕鼓山城。暗數更穿入溪雲。千片燈暈。翦似曾。

認我茂陵心眼。此詞似周草窗。而騷情雅意。更覺。

過之。

樊榭亦精於造句。如齊天樂云。將花插帽。向第一。
峰頭倚空長嘯。高陽臺云。秘翠分峰。凝花出土。憶
舊遊云。遡溪流。雲去樹約。風來山翦。秋眉下云。又
送蕭蕭響。盡平沙霜信。吹上僧衣。憑高一聲彈指。
天地入斜暉。齊天樂秋聲云。微吟漸怯。訝籬豆花間。
雨篩時節。獨自開門。滿庭都是月。念奴嬌云。起坐
不離雲。鳥外倒影。山無重數。柳寺移陰。葑田拖碧。
花氣涼於雨。詩成猶未遠。蟬吟破秋。句下云。月逗
離聲。前浦結云。水蕩搖曳。煙路桃源。憶故人。螢云。

殘月。剛移桐屋。一箇牆陰綠。似此之類。自其外著者。觀之。居然一樂笑翁矣。

太倉諸王皆工詞。漢舒尤爲傑出。次則小山。小山工爲綺語。才不高而情勝。措語亦自婉雅。無綺羅惡態。

小山詞。如病容扶起。淡黃時。又燕子尋人巷口斜。陽記不真。又一雙紅豆寄相思。遠帆點點。春江路。又畫屏離思。遠羅袖淚痕濃。又一雙燕子。夕陽中。莫銜殘鬢影。吹向落花風。又燈微屏背影。淚暗枕。留痕。又小園春雨過。扶病問殘春。又眼波低翦篆。

絲風又一彎愁思駐螺峰。皆情詞淒婉。晏歐之流亞也。

漢舒自是作手。惜其官年不永。未盡所長。其筆分

甚高。如琵琶仙。

秋日遊金陵黃氏廢園

云。秋士心情。況遇著

客裏西風落葉。惆悵側帽行來。隔溪景清絕。沒半

點空香似夢。只幾簇野花誰折。莎雨寒。幽石煙荒。

淡鶯蝶飛歇。試問取舊日繁華。有餅媪漿翁。尙能

說道是。廿年彈指。竟風光全別。眞不信尋常亭榭

也。例逐滄桑棋劫。何怪宋苑陳宮。荒蛄弔月。感慨

蒼茫。結四語尤妙。他手每每倒說。意味轉薄。

作詞貴於悲鬱中見忠厚。悲怨而激烈。其人非窮則天。漢舒詞如浮生皆夢。可憐此夢偏惡。又云。看取西去斜陽也。如客意不肯多耽擱。沈痛迫烈。便成詞讖。香雪所以不永年也。

閑情之作。竹垞幾於仙矣。文友則妖也。香雪居二者之間。讀香雪詞。去取不可不慎。如踏莎行云。落燈天似晚。秋寒病春人。臥銷魂處。又云。夢中尋夢。幾時醒。小橋流水東風路。滿江紅云。拂砌風輕。鶯作態。穿簾雨細。花無恙。又云。鬪草心慵。垂手立。兜鞵夢好。低頭想。

永叔倚闌無緒更兜鞵淺俗語耳似此則婉雅矣

又云。檻

白雨齋詩話卷四
外紅新花有信。鏡中黃淡人微恙。又云。夢短易添。
清晝倦書長。慣費黃昏想。又云。架上牛衣紅淚在。
夢中鸞信青天杳。又云。風榻茶煙秋病思。月簾花。
氣春愁料此類皆麗而有則正不必讓小長蘆。

香雪蘭陵王一闋。句句從對面寫來。直至結處云。
這般情景。怎教我不念。著一筆叫醒。戛然而止。用。
筆亦有龍跳虎臥之奇。

陸南薌白蕉詞四卷。全祖南宋。自是雅音。但無宋。
人之深厚。不耐久諷也。

南薌賣花聲後疊云。昨夢碧峰疑。楚館叢祠覺來。

心○事○阿○誰○知○三○十○六○鱗○遲○寄○與○空○疊○烏○絲○此○詞○絕
沈婉真得南宋人消息惜不多見

板橋詞頗多握拳透爪之處然卻有魄力惜乎其
未純也若再加以浩瀚之氣便可亞於迦陵

板橋賀新郎

徐青藤草書

云半生未掛朝衫領狼秋風

青衿剝去禿頭光頸只有文章書畫筆無古無今
獨逞并無復自家門徑拔取金刀眉目割破頭顱
血迸苔花冷亦不是人間病痛快之極不免張眉
努目

板橋金陵十二首瑕瑜互見惟胭脂井一篇用筆

最勝。余獨愛其滿江紅二句云。碧葉傷心。亡國柳。紅牆墮淚。南朝廟。淒涼哀怨。爲金陵懷古佳句。其年詞。沈雄悲壯。是本來力量如此。又加以身世之感。故涉筆便作驚雷怒濤。所少者深厚之致耳。板橋心餘。未落筆時。先有意爲劉蔣金剛努目。正是力量歉處。

板橋詩境頗高。間有與杜陵暗合處。詞則已落下乘矣。然畢竟尙有氣魄。尙可支持。心餘則力弱氣粗。竟有支撐不住之勢。後人爲詞學板橋不已。復學心餘。愈趨愈下。弊將何極耶。

江研南詞。取法南宋。頗有一二神解處。南鄭所得。在貌。研南所得。在神。吾終不以貌易神也。

研南詞。如只有東風依依分綠上楊柳。又影云誤。

了。閨人也。曾描出春前怨。宛雅幽怨。視少游碧山。

幾於化矣。琢春詞在。國朝不甚顯。然識者當相。

賞於風塵外也。

研南八聲甘州。久客揚州。追思湖上。清游之樂。悽然有作。云。記蘇堤芳。

草翠輕柔。柳絲拂簾鉤。趁花風吹帽。扶藜買醉。正。

好清游。日落亂山銜紫。塢影挂中流。喚櫂穿波去。

月滿船頭。不料嬉春散後。對白雲揖別。煙水都愁。

數那家池閣曾嘯碧。天秋到而今。歸期未穩。夢六
橋飛滿舊鳬鷗。更初轉。猛驚回處。卻在揚州。極寫
清游之樂。便覺揚州俗塵可厭。煙花三月下揚州。
後不可無此冷水澆背之作。

江賓谷詞亦得南宋人遺意。雖未臻深厚。卻與淺
俗者迥別。

研南學南宋。合者得其神理。賓谷學南宋。合者得
其意趣。皆出陸南薌之右。而皆未能深厚。

張喆士當時頗以詩詞名。然其於詩太淺太薄。直
似門外漢。詞則規模樂笑翁。間有合處。板橋詩勝

於詞四科則詞勝於詩各取其長可也

江橙里詞清遠而蘊藉沈沃田稱其劇鉢肝腎磨
濯心志苦心孤詣以爲詞可謂難矣然余觀練溪
漁唱句琢字鍊歸於純雅只是不能深厚蓋知學
南宋而不得其本原

本原何在沈鬱之謂也
不本諸風騷焉得沈鬱

國

朝詞家多犯此病故驟覽之居然姜史復生深求
之皆姜史之糟粕惟陳迦陵兕吼熊啼悍然不顧
雖非正聲不得謂非豪傑士

旭東玉漏遲云似草春懷又被東風吹徧書劍天
涯去後何處覓試香庭院簾半捲怕聽杏梁雙燕

寄慨處婉雅幽怨頗近西麓

旭東木蘭花慢

秋帆和樊榭

結數語云空懸離愁渺渺

任西風送客自年年畫出瀟湘數點依稀沒入蒼

煙空濛寂歷橙里自非樊榭匹而此詞殊不減也

史位存詞寓纖穠於閒雅之中流逸韻於楮墨之

外才力不逮陳朱而雅麗紆徐亦陳朱所不及真

陳朱勁敵也

其年詞最雄麗竹垞則清麗樊榭則幽麗璞函則

穠麗位存則雅麗皆一代豔才位存稍得其正而

才氣微減

位存一萼紅

桃花夫人廟

云楚江邊舊苔痕玉座靈跡

自何年香冷虛壇塵生寶靨千秋難釋煩冤指芳

叢飄殘清淚爲一生顏色悞嬋娟恩怨前朝興亡

閒夢回首淒然似此傷心能幾歎詩人一例輕薄

流傳雨颯雲昏無言有恨凭欄罷鼓神絃更休題

章臺何處伴湘波花木暗啼鵑惆悵明璫翠羽斷

礎荒煙清虛騷雅用意忠厚至竟息亡緣底事可

憐金谷墜樓人適形其輕薄耳

位存詞如團扇先秋生薄怨小池風不斷神似溫

韋語然非其中真有怨情不能如此沈至故知沈

鬱二字不可强求也。

位存采桑子云。淚滴寒花。漸漸逢人。說鬢華。悲感

語說得和緩。便覺意味深長。南溪詞云舊識僧徒與酒徒年來多半疏

亦無叫囂惡習然尚遜此和緩

位存臺城路云。登臨倦了。只一點愁心。尚留芳草。

斗酒新豐。而今慙愧說年少。所詠亦淺顯在目。而

措語卻深婉可諷。

位存滿江紅云。更不推辭。花下酒。最難消受。黃昏

雨。此種語自是衝口而出。卻非天人兼到者不能。

位存詞極淒婉。又極雅潔。短調如干蝶。帳深縈夢。